

歷史與空間

# 坊子炭礦遺址參觀記



■ 濰坊的工業文明發端於坊子炭礦。

網絡圖片

今年8月，我應邀去山東濰坊市坊子炭礦遺址參觀，觀後不由大為感慨。

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煤礦。妻子早年曾經有過一次體驗。據說她下的那口井，最窄小的地方需要匍匐前進，明知沒有什麼危險，但心裡依然有幾分膽怯。也因此，當我要去坊子炭礦時，便做好了「鑽洞」的準備。未曾想，一花一世界，一礦一個樣。在坊子炭礦地下走一遭，改變了我原先的「設想」。

坊子炭礦是一位「百歲老人」——從1898年開始運營，如今已跨越三個世紀，而且依然健康長壽，還在源源不斷地生產煤炭。

這就要說到德國。

1898年3月，清政府與德國簽訂《膠澳租界條約》，德國取得了膠濟鐵路修築權和沿線30里範圍的礦藏開採權。本來，如按直線距離，坊子應在鐵路線的三十里開外。但德國人靈機一動，在勘察線路時，故意往西南繞了一個彎，把早已開建的坊子炭礦圈進了鐵路沿線，並且還建了一個坊子火車站。這年的4月27日，德國人就在坊子地區勘探取樣，計算煤炭儲量，然後按部就班地進行開採。從1901年開始，坊子成為德佔山東時期最主要的煤炭供應地。

德國人辦事，以認真、執著聞名天下。他們佔領膠澳之後，改名為「青島」，便把青島作為永久殖民地進行長期投資建設。由於德國政府捨得投入資金，又加上高明的城市設計理念和嚴謹的工作作風，使得青島僅僅用了十年時間，便一舉超過早三十年建港的煙台。對於具有優質煤炭資源的坊子煤礦，德國人依然如此。

1898年9月，德國人在坊子煤田打一口豎井——這是中華大地上第一個用機械化開鑿的立井。從設計到設備，均領先於世界先進水準。在工作人員的安排下，我們換上礦工服，戴上安全帽，到地下一覽這口豎井的真面目。走進「罐籠」，兩邊的門簾緩緩關上，罐籠開始下降，其平穩程度，絲毫不亞於普通電梯。區別只在於，電梯內看不到外面的景象，而在罐籠中，則可以透過門簾的縫隙，快速地瀏覽外面的井壁，感受到下降的迅疾。兩分半鐘後，井壁上出現了深度指示提醒：海拔高度-105米，垂直深度175米。我們到地底下了。

走出罐籠，眼前立即出現了一個黑色的世界。坊子炭礦博物館解說員告訴我們，德國人從一開始，就決定要在坊子「建設一座歐洲式的現代化大煤礦」。他們開建豎井時，使用歐式機械鑿岩，是山東省煤礦機械鑿岩的開山鼻祖，採用3.73千瓦的發電機進行發電照明。要知道，此時距離愛迪生1879年發明電燈僅僅過了19年。這不但是山東發電用電的開始，也是西方工業文明在濰坊工業史上的發軔。其破冰作用、示範效果和輻射影響，巨大而深遠。三年之後，德國又增設一台111.9千瓦西門子發電機組，也是山東第一台大型進口發電機組。豎坑安裝了蒸汽絞車，用以提升雙層雙車雙罐。這種半噸木質蒸汽絞車，也是山東境內的礦井最先使用。1906年10月，以德國駐膠澳總督夫人名字命名的安娜豎井，開始建設發電廠，總裝機容量達到900多千瓦，為當時山東省內裝機容量最大。這眾多的「第一」，使得坊子炭礦歷經百年風雨考驗，成為我國唯一的橫跨三個世紀至今仍在生產煤炭的礦井。

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山東的工業文明發端於濰坊，而濰坊的工業文明發端於坊子炭礦。

於是，我們看到，德國人百年前建設的巷道，同樣結實而耐用，寬敞又合理；從本土運來的設備，沒有半點老舊殘破之相，依然可以運轉自如。這樣的水準，這樣的品質，恐怕只有德國人能夠做到。我們參觀了一條「裸體巷道」。令我們感興趣的，並非「裸體」二字，而是德國人的精湛技術。這條建於1903年的巷道，圍岩堅固，穩如磐石。雖然未使用任何支護形式（故稱「裸體」），但歷經一百一十多年，竟然沒有半點改變，一仍其舊。有關專家考察後得出結論：此巷道可保持永久堅固，一直「裸」下去。

還有井中井。1903年10月，德國從坊子豎坑175米向下延伸至250米水準時，立井延伸段工程斷面縮小，無法提升。於是，他們便在另外一個地方又開鑿了一口井。這個暗井的設計方案與施工工藝，是目前中國絕無僅有的。從立井井口的提升頂部到絞車房，共13道鐵體，鐵體相連，鐵體相環，至今仍然完好無損。其施工設計和施工難度，是當時地下大空間磚砌鐵體的典範。井口周圍多層鐵體縫隙中夾塞的緩衝木，分別承擔着重心壓力，將力學原理運用得自如而到位。繩道的4道鐵體相切，嚴絲合縫，完美一致。這一工程，堪稱德國人設計能力與中國人施工水準的珠聯璧合。

對比德國，日本對於坊子炭礦，除了搶掠、剝削與欺壓，沒有半點貢獻和可讚美之處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日本藉機擴大對中國的侵略，對德宣戰，德軍敗北。1915年，日本人非法宣佈坊子煤礦歸其所有。與德國相比，日本人的蠻橫、霸道以及胃口之大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從1914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，日本控制坊子煤礦將近31年。初期，他們對於各礦井並沒有採取任何保護措施，所有礦井巷道全部被積水淹沒。後來又進行掠奪式開採，哪怕礦井離村莊僅數十步之遙，仍然不肯停止。此間，日本人從坊子煤礦掠奪煤炭422.7萬噸。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日本人的心狠手辣：他們為了操控開絞車的司機，不是改進設備和提高技術，卻在絞車頂部懸掛一墜砣，並暗藏機關，一旦司機操作失誤，造成提升過捲，暗藏的機關便自動開啓墜砣，瞬間砸到司機頭上，因司機沒有安全帽，或者頭破血流，或者傷重致殘。可見，即便都是帝國主義，都搞殖民統治，也有高低優劣之別。

參觀結束時，炭礦博物館邀請留音，將煤礦詩人劉竹堅先生的詩改寫為：「補天女媧傳下的精靈，頂天立地的鬼斧神工。」算是我的觀後感吧。

書若蟬蛻

葉輝

# 水塘山復華村

沈雲山乃東九龍一個小山丘，俗稱水塘山，此山不高，僅一百七十餘米，地圖多無標示。沈雲山西北面群山之間的山谷，就是佐敦谷了，南面為鱸魚山和牛頭角村（九龍十三鄉之一，位於今日定富街及定安街一帶，早已遷拆）；佐敦谷有一已被填平的水塘（配水庫），於1958年興建，1960年落成；而水塘亦已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填平，業已建成佐敦谷公園了。

佐敦谷配水庫主壩下有一石澗，當地人稱之為佐敦谷石澗，在未被填平之前，常有小孩前往嬉水。網上倒有不少鬼神傳說，此一水塘乃日軍侵佔本港時之亂葬崗，又有說那是七號墳場所在地，用以安葬均益貨倉大火中無人認領之屍骸；後一說法亦有兩個版本，一為「骸骨於四順（順利村、順安村、順天村及順緻苑）建設時被起出」，另一則為「骸骨盡埋於佐敦谷水塘之下」。

觀塘（舊稱官塘，據說乃客家話「乾塘」的諧音）在過去數十年來歷盡變遷，如今裕民坊亦要重建，在其中的銀都戲院已成居民的追憶；年長的觀塘居民都會記得樂意山吧，此山還有一些別稱，原本叫鱸魚山，後來因意頭欠佳，才改名為樂意山；此山又名水塘山，想是由於山上有配水庫，才有此名吧。

話說牛頭角有一條上山的路，名為振華道，可通往觀塘，振華道從前有一條復華村（今為樂華邨），話說在觀塘工業區剛開發之時，此村乃工人臨時聚居之所。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，東九龍地區與牛頭角一帶山頭情況有點像調景嶺，有一批國民黨軍人遷至居住。

如今登上鱸魚山的山頂，猶可目睹一片廣闊平地，當中有一條400公尺長的跑步徑，以及簡單健身設施，此片平地絕對是放風箏的好地方，皆因此一小山非常「當風」，並未受屏風樓影響。

復華村早於1952年就有村民聚居了，村內有四條分路，其中一條可右轉到鱸魚山，再上是另一條路，可右轉出功樂道，再上就可見到左右分岔，左轉可到底護十二小學，右轉則為七區；庇護十二小學乃村內唯一小學，建築群包括兩層高的學校及教堂，屋頂有一銅鐘，每逢中午和傍晚校工俱會打鐘，整個復華村都可聽聞。據其時的村民憶述，此村可分為一至十區，九區和十區最接近水塘——村民只稱之為水塘，絕少叫水塘山。

此村內有一間「布廠」，在振華道七區盡頭之處，其實只是一所織布訓練學校，後改為工業訓練學校；村內還有一「鬼屋」：那是一間金字頂長形屋，孩子聽聞大人所說的「鬼故」，於是就此屋有「鬼」了——半個世紀匆匆過去，這個地方就只有民間傳說了。

# 文藝天地

畫中有話

圖：K.Wong



豆棚閒話

青絲

# 不愛仕途愛紅顏

二十世紀初，英王愛德華八世為了和摯愛的女人在一起，主動退位，上演了一齣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情劇，由此打動無數對愛情懷有美好嚮往的男女。類似的戲碼其實在清代也上演過，中國亦有不愛仕途愛紅顏的人。

清咸豐年間，江蘇淮安有個叫楊鼎來的人，出身世家，有詩才，又寫得一手好字，且兼習武術，勇武有力，是遠近聞名的文武雙全的青年才俊。楊鼎來幼時，曾隨在蘇州任校官的父親生活，官署隔壁是戶姓查的人家，原為浙江海鹽的巨族，兩家人時常往來。查家有個與楊鼎來年紀相若的女兒，名婉香，雖然長相平平，面有痘痕，可自小聰慧伶俐，通曉詩文。兩個天真無邪的小兒女經常在一起嬉戲，及至年紀漸長，又常在一起吟詩酬和，感情日增。只是，查婉香早已被父親許配給了吳縣的望族之子潘祖同，有情人難成眷屬，只能是珠淚暗彈，黯然神傷。

巧的是，潘祖同的父親潘曾營，曾做過楊鼎來的老師，後以吏部侍郎退休，閒居京城。查婉香嫁到潘家不久，楊鼎來也娶了一位京官的女兒為妻，他到京城完婚後，就暫住在潘家讀書。異地重逢的楊查二人，舊情復萌，很快就有了私情。不久，楊鼎來在順天考試中了副榜，不久又中了鄉舉。與此同時，潘祖同卻因事獲罪，被流放邊疆，其家人也被降職，潘家驟然間失去了往日的權勢。楊鼎來見狀，更是肆無忌憚。某日，他寫的情詩被查婉香的公公潘曾營截獲，見詩句曖昧親暱，情知二人有染，遂將楊鼎來逐出了潘家。

第二年，會試不第的楊鼎來趁夜翻牆進入潘家，背負查婉香逃出，相攜私奔。潘家聘請了五個武藝精熟的武師在中途攔截，都不是楊鼎來的對手，大敗而回，楊鼎來與查婉香安然回到了家鄉。潘家遂通告朝中的同鄉故舊，知情人人都同情潘家，而極度厭惡楊鼎來，大家相約，若是楊鼎來前來考試，就把他的試卷換掉，千萬不能讓這種淫邪無德的人中式。

同治七年的時候，楊鼎來進京考試，名列第九，正好在被錄取的前十名之內。等到試官發現楊鼎來的試卷時，試卷已被呈送入宮，無法再換試卷。於是，眾試官又相約在楊鼎來殿試的時候把他壓下去。楊鼎來的字體平素模仿米芾，很容易辨認，可是到了殿試，他突然改換字體，試官沒認出來，結果楊鼎來又進入了前十名，成為了進士。最後一關朝考，楊鼎來雖然被試官抑入三等，仍然被分配到工部任主事，為正六品的官員。

獲得官職的楊鼎來自知不容於當世，遂主動請辭回到了家鄉，建築別館，與查婉香深居簡出，兩人情意相合，每日品月評花，吟詩酬和，俯仰自足，共度了二十餘年的溫柔時光。而他為了了一個並不漂亮的女人自棄前程的所作所為，在人皆醉心舉業的當時，影響極大，江南一帶人所共知。愛惜他才華的人覺得可惜，認為像楊鼎來這種文武雙全的才俊，如果能夠恪守禮儀，精研學問，以求仕進，成為一代名儒名臣，是有可能的。而在局勢動盪的當時，他憑着的一身的好武藝，投效軍中，日後成為將軍也不是什麼難事。可是他卻因為一念之差，為女色所惑，敗壞了大好前程，真是令人惋惜。

更多的人則是對楊鼎來的「淫奔」行為痛恨入骨，甚至與他同籍的士子亦被無辜連累。自楊鼎來會試中式以後，朝中考官凡是看到淮安的試卷，就直接丟到一旁不看，認為這一地方人的品行都和楊鼎來一樣，不可取士。這一情形達二十年之久。

就像溫莎公爵為了女人放棄王位一樣，外人想要評價楊鼎來的得失，也是徒勞的。畢竟一個人所做之事值不值得，幸不幸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

遊蹤

徐樾

試筆

阮卓均 賣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# 威海海藏寺藥泉井

威海城的西北，有座古刹，曰：海藏寺。寺院四周林茂泉密，猶如海中藏寺，故名。海藏寺重建於南宋淳佑七年（1247），始建年代已無從考證。海藏寺規模宏大，古意蒼蒼。寺中有一古井，曰：藥泉井。傳說此水與西藏布達拉宮水井的水脈相連，又說與西藏三大聖湖的水系相通。此水被廣大藏漢佛教信眾奉為神水。大凡來此朝拜者，必飲此水，以求祛邪除病，益壽延年。

海藏寺有這樣一口藥泉井，倒要瞻仰瞻仰。俯看井底，黑黢黢的一片，深不可測。定神再看，在視線盡頭，只見鏡片樣的井底，閃着光亮。雖是隱隱約約的，卻也真實不虛。井欄之上設一轆轤，供人取水之用。轆轤之上纏繞着一圈又一圈的繩索，表明着井的深度。為防落葉與塵土，井上建一小亭以遮之。小亭的立柱有一對聯：「飲聖水而消病邪，食佛露乃除塵俗。」這聯對井水作了最好的詮釋和渲染。

藥泉井還與一位人物相關，此人叫關端。關端是誰？他是元太宗窩闊台的次子，受封於涼州。他是這一帶的最高長官，也叫關端王。古時的武威叫涼州，它的地盤比今天的武威要大好多。有一年，好端端的關端王患了龍毒病，此病今天叫做濕疹，屬於疑難雜症。該病渾身泛紅，突起無數大大小小的疙瘩，且是紅腫、潰爛、奇癢無比。關端王得了病，那還得了。一時間，延請了許多名醫診治，外敷內服了很多藥，也無濟於事，關端王苦不堪言。後來有人獻策：用海藏寺的井水塗抹與浸泡。奇蹟還真的發生了，沒多久，關端王的病好了，皮膚還光嫩了許多。關端王高興，於是大擺宴席，「普天同慶」。消息不脛而走，廣為流傳。

關端王的「事蹟」，《涼州佛志》裡有詳盡的記載。藥泉井的水，確實甘甜味美，爽快淋漓。若是冬日，井水溫潤，使人五臟溫暖，周身暢快。若在夏日，井水清涼沁心，令人暑氣頓消，神清氣爽。這水還有一處神奇，即是雨雪怎樣豐沛，還是長年乾旱，它的水量永遠保持在同一水位，既不上漲，也不乾涸。

如今每逢民族和佛教傳統節日，好些甘肅、青海等地的信眾滿懷虔誠，長途遠道，扶老攜幼，接踵而來。人們專程來此拜佛，來此取水，以求神靈保佑，以求神水祛病。人們大桶大桶地把水提上來，供大家分享。急切的人則大口大口地豪飲，如飲甘露，如飲瓊漿一般酣暢；有些人則慢飲細啜，品味箇中滋味，讓其刻骨銘心。好些人喝完水，還要將瓶罐之類的器皿裝滿帶回。

藥泉井的水，果真這樣神奇嗎？答案是也許。事實上好些人得的是心病，俗話說，心病還得心藥醫。這井水包含了多少希望與寄託，這跟信仰與信念有關。凡人活在世間，有希望總比沒希望強，有寄託總比沒寄託強。無論它是唯心的還是唯物論的，這也許就是藥泉井神祕的所在，這也許是藥泉井存在的理由。



■ 威海海藏寺

網絡圖片

抬頭望向天空，可以望見什麼？漆黑一片，有什麼值得期待？半夜時分，我站在車水馬龍的市中心，恨不得自己下一秒可以棄身車輪。聳立的大鐘是這座城市的地標，一聲、兩聲……渾厚的鐘聲在十二時準時響起，「生日快樂！」我對自己說。

我漫無目的地沿着街道行走，一步、兩步……每走一步，淚水就再也控制不住地滴下來，沒有家庭的溫暖，沒有朋友的關心，也沒有老師的稱讚，很多人從我身邊匆匆走過，卻沒有一個人停下腳步。

正當我緬懷過去時，一陣暖風打破了寂寞。眼前是一間百年麵店，簡樸的小店位於這條街的尾端，一張張小圓桌，等待吃麵的母子，汗流浹背的做麵師傅，在火熱的廚房裡做着一碗碗熱騰騰的麵……美好的畫面，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滿足的笑容，「或許這裡能尋找到愛的根源吧。」我想。

我走進去，叫了一碗麵，麵上桌時，暖暖的熱氣迴盪在店裡。正當我品嚐麵的滋味時，做麵師傅來到我身邊問：「這碗麵好不好吃？」我說：「好吃！」師傅感慨地說：「那便好了。你看店對面那棵松樹底，坐了一位乞丐，你幫我邀請他來店裡吃麵，這餐我便不收你錢。」不知為何我點頭答應了，只得碎步走到那乞丐旁，結結巴巴地問：「老闆邀請你到店裡吃麵，你去嗎？」那乞丐沒有回答我，而是直奔到麵店去。我回到麵店，見他頭髮凌亂，衣衫破爛，鞋也沒穿，像小孩子般狼吞虎嚥地吃着碗中的麵。師傅走過去，問了同一個問題：「好吃嗎？」那乞丐彷彿受了驚，慌張跑了出去，還撞翻了椅子。看到這一幕，我傻了眼，而師傅卻微笑着。我不解地問師傅為何笑，師傅說，因為看到他滿足地離開，我心想：「師傅傻了嗎？更何況那乞丐也沒有錢理單。」師傅又說：「既然你成功邀請到那乞丐來吃麵，按照約定，這一餐你不用付錢。」說完後，他便轉身走進廚房繼續做麵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，師傅做的麵飽含着他滿滿的愛，這樣才能讓食客吃得津津有味。愛不能用金錢來衡量，我在收銀櫃旁放了四十元，悄然離開麵店……